



■ 负暄琐话

一日看尽长安花

□ 聂顺荣

长安的风掠过朱雀大街,总会卷起些千年未散的墨香。贞元十二年(796年)的春日,46岁的孟郊骑在瘦马上,马蹄敲碎青石板的残雪,也敲开他人生最张扬的诗篇。《登科后》的狂喜如箭一般穿透科举时代的雾霭,让我们窥见一个诗人在功名路上的沉浮,以及被科举碾压又重塑的灵魂。

湖州竹林里,少年孟郊握着断笔在沙上练字,母亲郑氏纺车轻摇。父亲早逝的寒夜,纺车声是温暖的节拍,更是沉重的鞭策:“你是长兄,要为弟弟们立读书榜样。”母亲的话如银针扎进少年脊梁,也扎进他对科举的最初认知:这不是选择,而是生存必答题。

贞元八年(792年),孟郊首次站在长安春寒里,贡院朱门如巨兽之口,吞进万千寒士的春秋大梦。他穿着补丁青衫,在号舍冻得发抖,仍执着地在试卷

上写下治国宏愿。放榜日,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名字,目光扫过“韩愈”“欧阳詹”的高光,最终落于榜单阴影处。《落第》诗中“雕鹗失势病,鸢鷖假翼翔”是他首次抛出的愤懑——才华未必敌运气,热血难融门阀冰墙。次年再战,他换上母亲新缝的襦衫,领口绣着竹节纹样,却再尝败果。当刘禹锡、柳宗元在曲江宴题诗唱和时,孟郊在长安陌上“空将泪见花”。春日繁花于他眼中成了带霜的利刃,刺得人心生疼。他蜷缩在破旅馆,十日不梳的头发落满灰尘,恰似他乱糟糟的人生:“失名谁肯访,得意争相亲”,世态炎凉在科举的放大镜下格外狰狞。

贞元十二年放榜日,长安飘着罕见的桃花雪。孟郊站在榜前,目光跳过“李翱”“李观”,忽然定在“孟郊”二字——墨迹未干,在雪光中微颤。积

压多年的抑郁如河堤决口,他抓起酒壶一饮而尽。《登科后》每字皆带醉意:“昔日龌龊不足夸”是对往昔穷困的唾弃,“今朝放荡思无涯”是被压抑灵魂的呐喊。孟郊骑上租来的高头大马,在朱雀大街狂奔,马蹄踢翻卖花担子却大笑不止——他要让世人看见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狂放。此刻的孟郊,不是“穷年忧黎元”的诗人,而是被科举驯化又放生的困兽,以癫狂姿态丈量功名带来的自由边界。

狂喜的泡沫很快被现实戳破。唐代科举“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”的说法,在孟郊身上成为辛辣注脚。他等了四年,等来溧阳县尉的从九品小官,俸禄仅够糊口。当他穿上官服站在县衙门口,听着胥吏交头接耳的轻蔑议论,忽然忆起考前母亲“考上就好”的叮嘱,心中又泛起苦涩。原来,

科举的终点不过是另一场跋涉的起点,他已被功名的车轮碾去棱角。县衙后的小屋,孟郊挂起官服,换上粗布短褐。案头未批的公文旁,墨已磨好,宣纸沾着昨夜的诗酒渍。孟郊经常对着窗外的竹林发呆,笔下不知不觉写下“竹露滴清响,草根生碧痕”——比起案牍劳形,这才是他的心愿。韩愈评孟郊的诗“刳目眦心,刃迎缕解”,却未必懂得孟郊诗心背后的挣扎:同僚在酒泉吟诵应制诗时,他在破庙听寒泉滴漏;世人追捧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时,他在《苦寒吟》中写下“霜严衣带断,指直不得结”。科举给了他功名的“入场券”,却也让他看清官场的虚伪,唯有诗成了他与世界和解的通道。

晚年的孟郊穿上洗旧的进士袍,在洛阳秋风里独行。他终于明白,科举是时代的棋盘,而自己不过是枚棋子。但棋子亦有轨迹——他写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,道尽游子的愧疚;写“游子悲故乡,空余鬓上霜”,诉尽天涯哀愁。这些诗句让后人看清孟郊,看清他如何在功名废墟上重新建起精神的殿堂。

回望历史,孟郊的科举路如多棱镜,折射出唐代文人的集体宿命。他幸运于“十七年间六落第”后终得“金榜题名”,却又不幸于理想照进现实时发现功名不过褪色的华裳。但因此,他的诗摆脱了功利枷锁,在苦寒与狂喜中淬炼出直击人心的力量。今日之人虽不必困于科举牢笼,但孟郊的故事却依然鲜活——那些为目标拼尽全力的日夜,得志的张狂与失意的迷茫,理想与现实间的徘徊皆是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。

(作者单位系云南省新平县第一中学)

■ 人生边上

老憨哥

□ 和少波

老憨哥,中等身材,酱红脸膛,一双睿智的大眼睛让人印象深刻。

老憨哥与我家同在一个生产组,同住一条街,同是一个姓。论年龄他比我父亲还大10岁,可论辈分我却称他哥哥。

老憨哥人缘好,无论大人小孩都谈得来,但村里人却对他褒贬不一,有人说他精明干练之中带着经商人重利的色彩。于是,就有人给他起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绰号——老憨。初听,他心里有些不舒服,再听无奈接受,后来索性就声叫应了。久而久之,他的大名被人遗忘,“老憨”这个称呼却取而代之伴随了一生。

老憨哥年少时在西安一家杂货铺当过多年伙计,见多识广又聪明好学,还略懂些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之类的古典小说,因而说得许多好故事。他能将深奥难懂的历史传记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,况且他头脑灵活善于发挥,把故事讲得活灵活现,仿佛此刻就发生在眼前似的。他尤其擅长捕捉听众的心理,每逢讲到故事的高潮或惊心动魄的时刻便戛然而止,害得我们这些小孩子牵肠挂肚。

那时候,夏夜里最有趣的事儿,莫过于听老憨哥说书了。

一到晚上,我和小伙伴总是跑到老憨哥家里缠着要他讲故事。这时,老憨哥常常装出一副为难的樣子,连连说:“不行啊,我还得去打麦场看麦哩。”他这么一推,更让我们心里痒痒,只好答应随他到打麦场去。

于是,我帮他顶着苇席,其他人也争先扛着被子、抱着枕头,众星捧月地拥着、推着他往打麦场赶。

夏夜,明月高悬,凉风习习。到了打麦场,大家七手八脚帮着摊了些麦秸,然后铺了席、展了被让他坐定。我们围坐在他的四周,双手托着下巴,瞪圆了眼睛,一齐瞅着他那张神奇的嘴巴,同来看场的大人见状也赶忙凑过来。

或许是我们这些“铁杆粉丝”的诚意打动了老憨哥,他呵呵地笑了:“我看你们是想听三国了吧?今天就给各位说一段。”于是,他清清嗓子,终于开讲了。

周围出奇安静,只有附近偶尔传来的几声蟋蟀欢鸣,阵阵袭来的凉意丝毫侵扰不了沉浸在故事之中的我们。故事正讲到“白门楼吕布被擒”:曹操爱吕布勇猛不忍杀之,一旁的刘备却提醒曹操“公不见丁建阳、董卓之事乎”?老憨哥将这句话重复强调了三遍并有意停了一下,驱使我们更加凝神专注,前来凑热闹、打哈哈的大人也忽然变得认真起来,齐刷刷地盯着老憨哥。

“快说,快说啊,曹操杀没杀吕布?”在我们不断催促下,老憨哥显得特别满足,就像他掌控着吕布的生杀大权似的。他特意提高嗓门:“多疑的曹操被刘备一语惊醒,遂将大手向下一落!”

就这样,一天天、一夜夜,杨家将、梁山好汉、三侠五义……他的一个个生动故事、一桩桩人世间的趣闻逸事,在我的记忆里深深扎下了根,日益充盈着我的生命。难以想象,老憨哥那个普通的大脑、那一张众人都有嘴巴,竟能讲出这么多包罗万象的故事来。有时,我也突发奇想,自己哪一天一觉醒来,会不会也从嘴巴里飞出一个个美妙的故事来?

转眼多年过去了,老憨哥已经离开人世,我也成了一个经常给班里孩子讲故事的初中教师——每当夏夜来临,我总会忍不住想起老憨哥。

(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麻屯镇第一初级中学)



■ 物语

石榴花有了家

□ 贺有德

布谷声里夏令新,五月榴花照眼明。

布谷鸟唱着时令进行曲,节奏明快、音色明亮,散发着夏日特有的气息。布谷声殷勤催促,花事渐次更迭,主角轮番登场:夏与春交接,花的王朝延续,石榴花成了夏日群芳谱的主角。

无来由喜欢石榴花,从偶然遇见开始。也不知究竟喜欢石榴树上的绿叶红花还是石榴,以至于在乡下老家建房之前心里便盘算着:房子不需大,院子不能少,院子里得栽树,石榴树自然是首选;还有桃树、桂树、柿子树、银杏树、枇杷树……都喜欢,到时候再选。

石榴花不是夏日才开,暮春时节就打苞吐蕊了,低调、淡定,宛如大家闺秀。从春天姗姗走来,风一样现身夏天,呈现怒放的生命。入夏,绿叶绿到极致,亮晶晶似乎闪着光。石榴花“日新月异”,开始时小巧而丰满,在枝叶间羞羞答答;时令渐深,石榴花不再羞涩、含蓄——生如夏花之灿烂,我相信这说的便是石榴花。

在沿河风光带,自春而夏,花草纷繁,看得人眼花缭乱,莫名欣喜。紫金花在枝头开得热闹,粉红色花瓣重叠,可惜花瓣如米小,不如石榴花大气、鲜艳;夹竹桃在眼前渐次绽放,开得婉约、低沉,不如石榴花热烈、奔放;鸢尾花在地上铺开,如深蓝色的波浪,比不得石榴花耀眼;黄槐绿叶堪与石榴树叶媲美,金黄的微型花骨朵终究少了石榴花的鲜艳、大气;一众野花,在石榴花下,也只是陪衬罢了。

盛开的石榴花,满树绿叶都无法遮掩它的灿烂风华。有了绿叶的扶持,青枝绿叶间似乎能听见或看见花儿在说笑、歌唱、舞蹈。风吹过来、吹过去,枝叶摇摆不定,花朵摇曳不止,恍惚间真像是在跳舞。雨下起来,时大时小,

无休无止,天地万物低昂静穆,雨下一统江湖。石榴花也比往日更娇媚更动人,是“梨花带雨更添媚”不及的,也是“温泉水滑洗凝脂”难比的。

斗折蛇行的河岸边,起伏有致的斜坡上,到处都是石榴花的地盘。河岸边,石榴花临水绽放,倒影在水中随着涟漪轻摇;斜坡上,石榴树高高低低、石榴花层层叠叠,在高大的梳齿杉、银杏树、金合欢掩映下,在遍地青草、野花映衬下,从最佳角度以最佳姿势呈现。开在高处甚至头顶的石榴花,从树干到枝叶到花朵,从难得的缝隙里看见高远的天空。

每天清晨、黄昏、夜晚,无论阴天、晴天、雨天,都在风光带与石榴花不期而遇。风光带的石榴花是幸福的,行人来往不绝,散步的、跑步的、路过的,都经常停下来拍照。纵然无人理睬,石榴花依然自顾自开放,彼此顾盼生姿;哪怕被人遗忘在荒郊野外,石榴花依然是石榴花,独自享受一年一度的“嘉年华”,在这纷繁的世间留下自己的青春风采。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,枝间时见子初成。可怜此地无车马,颠倒青苔落绛英。”鸟儿似乎也看中了石榴花,在红花绿叶间出没,欢声笑语、活蹦乱跳。在岸边散步,不经意间随意一瞥,对岸的石榴花倒映在河清水之中。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“芙蓉花满江花”——不如都来说石榴花。

在乡下老家建起了三层小楼,前有小坪、后有小院,院子里可以栽树种花了。心心念念的石榴花是其一,朋友又送来罗汉松、银杏、桂花、桃树、枇杷树……真成了一座小小的“后花园”。从风光带到“后花园”,我有了乡下的家,石榴花也有了自己的家,从此我们长相厮守。(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涟源市湖泉中学)

■ 弦歌

拐杖上的晨光

□ 吕祥根

石膏拆掉那天,我对着镜子练习拄拐走路。双拐杖在地板上发出“笃笃”声,妻子在一旁笑我:“你这架势,倒像是要扛着三角板去丈量教室。”她不知道,当拐杖尖第一次触到校园青石板时,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正与教学楼里传来的晨读声共振——那是孩子在背书,声音里裹着教学楼下的花香。

拄拐进教室那天,早读课的铃声刚响过,走廊里突然炸开一片“老师回来啦”的惊呼。等我挪到教室门口,发现黑板上用粉笔画着巨大的彩虹,彩虹下面歪歪扭扭地写着:“欢迎老师带着‘拐杖版魔法’上课!”此时全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,我制止了孩子的掌声,却看见他们眼里映着我拐杖上绑的红绸带——那是昨夜里,我特意用红毛线缠的,想给孩子一个“不那么严肃”的喜悦。

最动人的是课堂互动。当我单脚站在讲台边,用拐杖指着黑板上的数轴时,平时总爱走神的小媛突然举手:“老师,您的拐杖像数轴上的正方向,永远指着前方!”小杰紧接着喊道:“老师单脚站着像三角形,可稳定啦!”孩子的眼睛亮晶晶的,像极了我在教具盒里的玻璃珠,他们争着帮我拿三角板、搬椅子,甚至有孩子发明了“拐杖助教”

制度——每天安排两个同学,一个帮我拿书和教具,一个负责在我下讲台时扶着拐杖。

养伤期间攒下的作业堆成了小山,我却在每一本里都发现了惊喜。小绮的练习册里夹着一张画:歪歪扭扭的房子前,拄拐杖的老师正在教三只小兔子算算术,旁边写着“老师的拐杖是魔法棒,能把错题变成星星”。小涵的作业本更意思,他用七巧板拼成了“老师早日康复”的字样,每个图形旁都标着面积公式,最后还加了句“这些图形加起来面积,等于我们想您的心情”。

当有不明白的问题时,孩子就与我视频连线。视频连线的日子,我学会了用手机镜头当教具。讲对称图形时,我举着拐杖在镜头前晃:“同学们看,拐杖两边是不是一样长?”屏幕上立刻弹出密密麻麻的留言:“老师像拄着对称轴”“拐杖是线段,端点在老师手里和地面上”……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教育就是要像对待圆周率那样,耐心打磨每个与孩子相遇的小数点,哪怕是拄着拐杖的日子,也能在缺憾里找到圆满的数学美。

记得第一次拄拐去操场看孩子们上体育课,我刚在石阶上坐定,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小琪把跳绳系在我的拐杖上,说“这样老师就能与

我们一起跳房子”;小妍举着秒表喊:“老师,我们比赛单脚跳吧!”阳光下,孩子的影子与我的拐杖影子交织在一起,像一幅会动的几何图。当我用拐杖在沙地上画出大大的圆,喊着“这是我们的团结圈”时,突然有孩子提议:“我们用脚印绕着老师画个同心圆吧!”于是,那些歪歪扭扭的小脚印,真的在我周围围成了圈圈,最外圈的那个是小宇特意跳起来踩的,他说:“这是半径,是最长的爱!”

现在再看这副拐杖,杖身已经被孩子的小手摸得发亮,上面还贴着他们的贴纸:“老师,希望您早点健步如飞,与我们一起遨游数学王国”“希望老师早日康复,带我们玩转数学天地”……每天清晨当我拄着拐杖走进校园,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总会引来一群“小尾巴”,他们争着帮我拿包,叽叽喳喳像群小麻雀:“老师,今天要讲鸡兔同笼吗”“老师,您今天好像腿好点了”“老师,我为您画的拐杖画就快画好了”……

初夏的风吹过走廊,我正用拐杖指着黑板上的思维导图,那些曾经以为被摔伤的时光,早已在拐杖与地面的碰撞声里被谱成一首带着数字韵律的歌词。当小雨举着满分的试卷跑过来,不小心撞到我的拐杖时,我们同时笑出了眼泪。原来,教育的真谛从来不在笔直的坦途,而在那些需要互相搀扶的弯路。

拐杖尖点地,惊起那朵名叫“爱”的小花,小花开在数学课本的边角,正随着孩子的笑声轻轻摇晃。

(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滁州市第二小学)



艺苑

瑶乡春早编织忙

江苏省昆山市震川高级中学 孙清予